

一堵墙的阅历

孙文胜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仰着头朝前走,脚步也是急匆匆的。看见的、经过的,许多事情都没往心里去。一堵墙就不同了,你动或者不动,它就在那儿。谁说一句话,狗莫名地吠一声,驴子甩一下后蹄,绣花针落地了,风掠过发梢,它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一堵墙的生命可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风吹雨淋、日晒雪压,就像一个人,谁的承受力强,就多撑几年。谁病在胎里,怕是谁也帮不了。这就是说,筑墙人最初的心思和劳作是决定性的因素。

筑一面墙,需要一群人来合作。整好地基,大工就开始测距放线绳,指挥大伙儿挖窝子、栽夹杆、顶挡板、固木椽。一切就绪了,娃子们发声喊,“噼噼啪啪”就放起了开工炮。筑墙汉子用的是尖底,一锤子,一个窝儿。打的人落锤子时,会顺势半旋转,挤压摩擦出的窝儿个个光滑透亮。墙上四个人,宏叔常常是领头儿。他个儿不高,肤色黝黑,一只眼睛虽然有朵小白花,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技术和风采。打墙每到兴起时,他甩掉汗褂,朗声吆喝,四个人同时发力,“嗨——嗨嗨!嗨——嗨嗨!”声音齐整像刀割。他们时而从中间向两端打,叫“白马分鬃”。填满土,擦把汗,下一槽子,又从两端向中间打,来个“合龙口”。号子声里,人往前挪,锤窝儿

成行。墙一抻抻增高,汗一滴滴跌落,繁重的劳动完全变成了一段情景交融的舞蹈。那彪悍的臂膀,浑厚的嗓子,常常惹来一群婆姨女子看热闹。谁知道,他白天是个人气王,晚上只能一个人恹恹得溜光炕。

休息时,宏叔还会拉二胡,吼秦腔。我最忘不掉的是他说快板。冬去春来阳气升,百草发芽树木青。伟大祖国工业化,我老九越活越年轻。年过六十能劳动,做起啥活也轻松……他光着上身,拿两根竹节边说边敲,把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进北京》,演绎得有板有眼。听得人心里热腾腾的,浑身上下都是劲。因为这段快板,我很怀念英年早逝的宏叔。因为宏叔,饲养室那面墙根基牢,影子正,身子坚,风风雨雨里坚守了几十年。

人会走,墙不会,墙就看。牛从跟前走过,驴从跟前走过,它们的步履踢踏踢踏,不急不缓。人,却不是每次都从容。有次,西村的胖嫂腰里缠了个大布袋,半夜摘了一兜白棉花,月光亮堂堂的,她偏拣暗处摸。一不小心,还被半截砖头绊了一个大

跟斗。当然,贼娃子二狗偷偷干的事它也记得。那一晚下了一场瓢泼雨,墙边的小土坑积满了水。二狗去的时候,满嘴酒气,哼着乱弹。回来时,后面有人追赶呐喊,他就跌跌爬爬的,弄得满脸满身全是泥。这与他平日里吆三喝四的威风劲儿,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墙想笑,但没有嘴,只好作罢。

话说回来,每件事墙并非一定要看个清清楚楚。比如,墙头那个麦秸垛里,就发生过好多浪漫事,它就没注意。它觉得,关键时刻遮掩一下,会成就人的好事情。前几天,小翠和根娃打身边过。根娃还打趣说,要不是这堵墙、那个麦秸垛,你爹当年逮住我,怕是要打断了我的腿呢。小翠羞得掩嘴笑,谁让你脸皮那么厚。

一面墙,能平衡人的心境和身份。童年时,一群伙伴们捉迷藏、逮麻雀、做游戏,谁心里都离不了谁。长大后,就不同了。三娃穿上了干部的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还别了一支黑钢笔。谷子拉着架子车,满满地捆扎着一车干柴禾。这两人大概有七八年不见了,墙期待看见他们热泪相拥,还像当年那样伸出手,玩一会儿“剪刀、锤子、布”。可是,谷子停下了车,问话的口还没张开,三娃却腆着肚子走开了。谷子吐口唾沫,只好尴尬地离开了。

黄叶树

常诚

它以树的身体
长满黄色的叶
以画的名义
染尽嫩嫩的艳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索性以你的彩色命名
文字为歌
唱一曲青春之恋

黄叶飘曳
闪耀着金色的火焰
爱上红颜色
醉了春天

疯狂吸收黄土中的盐

理想不灭

眸子深深向初春作深情的告别

亦如情与念的绵

(神木煤化工)

诗歌天地

绽放色彩

孙虎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第一缕春风吹过的时候,满山的山桃花儿开了,开遍了山上的角角落落和沟沟整整,又经过一场夜雨的滋润,含羞藏蕊的山桃花已经是一树嫣红了,让山坡上成了山桃花的世界,给整个山添增加了色彩。

迎着温暖和煦的风,闻到沁人心脾的香,露出会心爽朗的笑容,满山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景象。远远望去一片片粉嘟嘟的山桃花儿相互簇拥着,近观那红白相间悦目的颜色和娇美的姿态,给人一种生命的震撼,使整个山川都涌动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就是陕北的春天。

山桃花是春的娇客,有着“占尽春光第一枝”的美誉。山桃花的色彩让人难以忘却,但让我深感那山桃花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个贫瘠的土地上,想要绽放出自己的色彩,是何等的艰难!

岁月把贫瘠和荒凉交错扭曲成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沟壑,勾勒出了黄土高原的累累伤痕,而那山桃花却在此处义无反顾地竞相绽放,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不惧磨难,敢于争先的气势风骨。出身贫苦但依旧敢于绽放出自己的色彩,展现出自己应有的价值,这种精神使整个大地变得绚烂多姿,变得五彩缤纷。

在那山桃花盛开的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拓荒者,聚集在这荒凉的亘古山川,在这厚重的大地深处,躬耕于百米井下,开采出列列“乌金”,让它发挥出光和热。城市的夜晚因他们而灯火辉煌,这片土地因他们而充满向往,沐浴在春风里,他们露出比山桃花更加绚丽多彩的笑容。拓荒者已经成为这片热土的建设者,正以特有的方式绽放出自己的色彩。

(运销集团)

心香一瓣

第十二节 欢送仪式

韩城矿业公司先后于5月16日、6月3日、6月17日和7月3日多次举行欢送仪式,分批欢送划转人员赴彬长工作。

2013年7月3日一早,韩城矿业公司办公楼前成建制划转的201名人员赴彬长集团工作欢送仪式正在进行。

韩城矿业公司班子成员及机关全体人员,以及当时的韩城实业公司领导、运销分公司领导,象山矿井、桑树坪矿有关领导以及彬长矿业集团领导慕生海及有关部室领导一起参加了仪式。

欢送仪式都悲壮而隆重,划转人员均多年在韩城矿区工作,对韩城矿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充满感情,对工作生活多年的企业、领导、同事依依不舍。

一位老人拉着孙子送别儿子和儿媳,老人呜呜的哭声引得周围很多人掉泪,幼小的孩子不懂别离,好奇地左顾右盼着;一位妻子与丈夫相拥而泣,宣泄着离别之痛;一位相识并在一起工作20年的同事拉着哥们的手迟迟不肯放手;已上车的人员有的挥手告别,有的红着眼圈转过头去看向了另一侧;很多男同志也强抑泪水,如同当年亲人送别子女参军的场面一样,甚至比那个场面更加感人。

故土难离,虽留恋不舍,但在集团的重大决策面前,划转人员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由被动接受逐渐转变为主动作为,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在公司领导、矿领导和职工家属的真情相送下,划转人员带着组织的重托,带着亲人的关怀,带着兄弟的情谊告别家乡踏上了新的征程。

至此,韩城矿业公司成建制划转工作圆满收官,共有1082名人员划转至彬长矿业集团工作,并将在新岗位建功立业。

来自韩城矿区的迁徙报告(节选)

薛丽丽

冯晓

陈凤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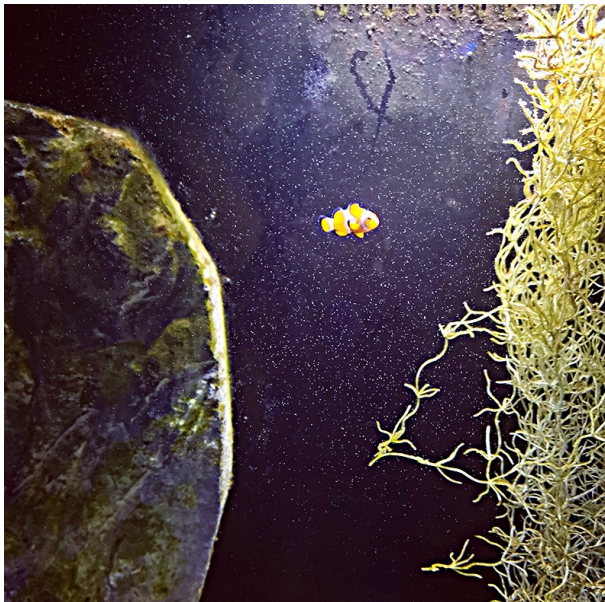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阅读全文

《海底总动员》

物资集团 陈欲晓



光影故事



妹妹嫁到了陕南

李永刚

是三月的小雨淅淅沥沥,把春天解释得淋漓尽致、透彻无比的时候,是高原上的日子从枝枝丫丫间悄然挤出芽芽的时候;是遍地的浮躁被庄稼人平息成惊蛰、春分这些和蔼可亲的节气的时候——妹妹嫁到了陕南,嫁到了被左邻右舍说的老远老远的那个山城。

就这么说嫁就嫁了。妹妹离开了纽扣般亲切而渺小的家乡;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妹妹嫁到了陕南人喜欢的陕南。是在雁声散尽的三月,是在桃花开了又落的季节……

麦田里的荠荠菜,再也等不到一位提着篮篮的姑娘;村东村西的路,再也领不回随着父母“锄禾日当午”的女子。门前的洋槐树呀,钩槐花的我的妹妹嫁到了陕南,你将把甜甜白白的花开给谁呢?

妹妹嫁到了陕南,浅浅的巷子从此便丢失了她黄土一样朴素而赤裸的笑声,欠别了打麦场,已被岁月磨光了纹路的那个碌碌碌,你怎么真的寂寞成无语的石头?

女大当嫁,女大当嫁——谚语便是父母的最好安慰了。这些摩肩接踵的山呀,你蹲着,你站着,你坐着,你是在迎候入山的我的妹妹和陪送她的亲戚?你是在盼我们望我们么?我们远远地已感受到了你的热烈。这些拥挤拥挤的岭呀,一岭换一岭,你是争着在看我们高原人送女成家的气派么?你聚首而乐,你围坐而叙,是寻思我们高原人送嫁的风俗,还是品味这山里山外多么遥远而曲折的姻缘?这朴实憨厚的岭呀,我明白了,你是在羡慕,你是在祝福——用你浅浅的

绿,用你起伏的韵……

妹妹嫁到了陕南,我便觉着山路的可亲了。她把高原上的我们赤诚地引进陕南的云里雾里,引进初春的湿润和一片正在着色的风景里。我从黄土里长大的妹妹便成为这山山水水的主人了,陕南密密的鸟声便有她的一份,清清的山泉将把她映成地地道道的陕南人。妹妹,你已成为商山民俗里一位崭新的女主人了……

妹妹嫁到了陕南,从此陕南就是和我有扯不断牵连的陕南,陕南就是我的妹妹的陕南了。

于是,我便是陕南的客人了。于是,高高的云蒙山从此就成为陕南赠予我的景色了。

于是,清清的洛水便流成我山山岭

岭叠成的不尽日子……

就这样,出山入山的路,总有一头连着高原,连着我一天天老去的父母的皱纹,连着我人到中年的疲惫和忙碌,“小姑在洛南。”儿子血缘般无法隔断的话语,翻山越岭,时常传得很远很远……

就这样,妹妹嫁到了陕南,妹妹成了山里的媳妇。可我总觉着,妹妹仍是不谙世事的女孩,仍是高原上的姑娘。她嫁了,没有走出村头白杨树长长的影子;她嫁了,没有走出村子里早晚总在滋滋的炊烟;她嫁了,没有走出屋檐下燕子的叫声……

妹妹嫁到了陕南,父母把山路一样悠长的叮咛打进了她的嫁妆,我把山路一样弯曲的诗句扯成了不尽的联想……(集团机关)

岁月悠长